



我们

薛超伟

薛超伟,1988年生,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。作品发表于《当代》《花城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西湖》等刊,出版有小说集《隐语》。曾入选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,获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奖、2023年“钟山之星”年度青年佳作奖、第十二届春风新人奖



南方被烟雨藏匿,街上人缩减为画中题词,零星星星。事实上很热闹,周围到处是人声,还有从小店传出的鼓声与吟唱。我跟清韵撑伞走在路上,石板路湿漉漉的,于是我们像猫一样收敛足音,鲜少言语,有种身在画中的自觉。

古城临江而建,江水开阔,脚下的路也阔,人有大道可以走,值得庆幸。在我老家,有车的道,有树的道,树甚而撑裂了路面,竟没有专属于人的道,走在路上,常常很是心惊,总为挡了后面的车辆而感到抱歉。在古城,不必担心突然入侵的喇叭声,可以闭着眼睛走。事实上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,约定好,清韵闭眼,由我牵着走一段,再轮到她闭眼,让她牵着走。这样慢慢走了很久。有一瞬间,风突然掀开我们的伞,我们惊呼一声,紧接着互望、大笑。

雨停后,脚步就变得放肆一些,且甩着手走路。走到一处跳岩,尽管江这边的路还没走完,还是想到对岸去。这便是跳岩的诱惑力。从跳岩过江,清韵走在前头,她轻巧迈步,倒影斑驳,头发长而黑,浸染了水色。上岸的时候她回过头,伸手拉我,说,来,跟紧姐姐。

清韵蹦蹦跳跳,路过什么店都要进去看一下,且处处争先,要在我前面进去。她跟店老板讲价,把小饰品讲到二折,拿着思考了一下,突然不喜欢了,转身出店。我说,不怕别人骂你啊?她说,我要买那些倔强的商品,怎么还价都不太打折的。我说,还有这种道理。后来我们被一个大婶缠上,说可以穿苗族服装照相,10块钱一套。我摆手,她跟了我们一路。最后我妥协了,由她带我们去拍照。清韵说,会不会有猫腻?我说,但她足够倔强,对吧?清韵笑。

有一对老夫妻走在我们边上,向我们打听风亭怎么走。我们也不知道,拿出手机帮他们查。他们搞清楚路线之后,连声道谢,这时老太太突然靠近我,轻声跟我说,这照相是骗人的,10块钱一套是租服装的钱,后头还要加钱。老太太短发烫卷,穿一件杏色丝质七分袖,上面有云纹,整个人很是雅致。老爷爷则是休闲风,个子不高,背是挺的,短袖上印着英文。两人约莫70岁上下,面貌亲切,如果在老家遇见,我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某个远亲。他们挽手走向风亭的方向,清韵望望他们的背影,说,真好。我点头。

我们仍跟在大婶的身后,随她去拍照。清韵小声说,你没听到吗?是骗人的。我说,被稍微骗一骗没关系。她说,什么叫稍微?虽然抗拒,还是被我牵着走。走进一处小屋,大婶递给我们两套苗族,让我们各自换上。换好出来一看,清韵戴仿银头饰,穿百褶长裙,我呆了一瞬。在江边,摄影师指导她摆姿势,她挺有悟性,含笑,兰花指,旋转,甩裙摆。拍完,对我吐吐舌头,说不习惯穿裙子,跟变身一样,只能维持10分钟。我说,你像个苗族小阿姐,走在岸上,撑船的人会给你唱歌。结账时果然要加钱,付了一百多。但并不觉得委屈,这就是“稍微被骗一骗”。

我们回到客栈,准备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吃饭。清韵坐在阳台的秋千上晃荡,用手机看摄影师传给我们

的照片。她说,这两人好像世界上的另一对我们啊,他们在这里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。我捏捏她的脸。她看完照片,与我相依着吹江风。江水穿城而过,两岸旧与仿旧的建筑层层叠叠,半隐在雾中。江面可谓浩瀚,放得下整座古城以及城后青山的描边。对岸有许多客栈和酒吧,不时有欢笑声从窗里泄出,游人坐船,来来往往,船桨划碎楼阁。有几艘游船很巧合地连成一条线,清韵伸出手指,将它们当作琴弦,隔空拨弄着。

就在那样无声的弹奏中,清韵讲起妈妈。她说从前妈妈洗完澡,常常来到她的房间,香气也跟进来。她贴着妈妈,把脸埋在她的睡衣里,闻闻妈妈。妈妈摸她的脑袋,说她有个圆脑袋。她抬头看她,大部分时间,妈妈都是看着窗外,不看着她。窗外有什么呢?一片冷光四溢的天空。她觉得奇怪,直到有一天,妈妈提着行李离开家,再也没回来。她才明白,哦,是这样。妈妈站在这里的时候,其实已经不在。

夜幕垂落,有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,身边寂寥到好像没有人一样。清韵伸手抓了抓我。我知道,她是将那样一种担忧迁移到我身上。水中的楼阁浮在星空里,仿佛照着过去和未来。我指向上方,跟清韵说,你看那里是什么?清韵说,天空?我说,是宇宙。宇宙中有一种技术,叫作时空溯源,相当于无数的太空探头,记录所有星球的一切历史画面。有一天,外星生命研究地球上人类的情感故事,他们进行时空溯源时,会看到这一天的古城,会看到此时此刻的我们。清韵笑着捶了我一下,说,我以为你在科普什么,还认真地听,越听越不对劲。我说,为了那些外星生命的论文顺利,我们要留下一个完美的样本。她说,那要怎么做呢?我说,我们在一起过好这一生,就可以了。清韵说,这么简单?我说,简单吗?她点点头,看着我,我们在彼此的眼中认领到自己。过了一会

儿,她又说,但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完美的样本,要到人生的最后才揭晓,好慢啊。我说,不着急。她说,也是,不着急。

第二天,我们去了风亭。风亭没什么特别的景致,却是我们对这座古城印象最深的记忆。古城还有雪亭、云亭,我们以前好像讨论过,雪和云是可以驻留的,唯独风留不住,而这座亭子能留存风,很了不起。但我们两个老弱,故地重游,却找不到风亭了,向一对年轻人问过路,才知道怎么走。道谢时,清韵突然接近他们,说了一些话。她跟他们交代完,挽着我往风亭走。十年前我的耳朵就不行了,鼓膜穿孔,所以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。我不去问,她想说就会说,不想说,问了,等来个不耐烦的答案,也没意思。清韵以前很聒噪,我变得耳背之后,她可能气力也变小了,懒得一再重复,于是也慢慢变得沉默。我以为她是对我不满,有时会打起精神,像从前那样逗她,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她察觉出我的示好,跟我解释,就这样变得寡言,挺好的。寡言与悄声是为了练习,假使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先离开,另一个也能悄声与之交谈,好像同以前一样,仍有不紧不慢的回应。

我跟清韵坐在风亭里。亭建在桥上,风亭存贮了流水声、风声,还有过去的事。她怕冷,却穿一件七分袖,我指指她的袖子和衣领,意思是风会从她的袖子和衣领灌进去。她耸耸肩。老婆子爱美,从小爱到现在。我从袋子里拿出一件外套,给她披上,她嘟嘴了一句,看口型是拒绝,但用手给我比了个“OK”。就是这样,她会故意迎合一些社会上的刻板印象,比如“老人用落伍的方式追求时髦”,以达到属于她的幽默效果。我给她披好衣服,让她暖暖地偎在夏日的风里。忽然,她敲敲我,问我在不在。我说,在啊。她指了指上方,说,你看那是什么?我抬头看,说,亭顶?她笑,皱纹像涟漪一样漫开来。



朱玘熟悉这条路。按33楼,出电梯右转,过一个窗再右转。敲门,开门,眼前便现出那人的脸。6年未见,都老了。她不愿有更多感想,只瞥一眼,视线就跳到人身后。“看钟吧。”对面顺从地让出一条窄道,一如既往地没有多余声气。

窄道尽头是一扇冰裂纹铁格栅窗。酸枝神龛挡在窗前,落满了灰尘,像替人受过罪那样。鱼缸仍摆在一旁的茶几上,稳固得近乎刻意。朱玘垂低眼,两手穿过神龛两侧,熟练地推开铁格栅窗。广场上游客的嘈杂声霎时涌进来,她皱眉,拂去那些灰尘如同顽固的记忆。白昼里玻璃滤出绿光,照至另一面茶几的旧物上。“我就快搬走了。钟,还给你了。”他用不同于电话里的声音,简洁地重复了这句话。

她思索着要不要让眼泪流出来。自从朱玘发现自己是双重的朱玘,她就得到了双重的心情。压在茶几玻璃底下的日历,还停在他们分开的2024年。她没有转身,只是木木地用拇指摩挲着女敲钟人手臂的划痕。

这是一只被遗弃的水法钟。四层钟漆漆架,“用机械引水以成戏法”。瀑布流水不是真水,是以机械引动的透明螺旋柱。墙头那西洋君子,上足盘簧能自引一刻。小姐端坐在池塘边,玻璃镜示平静水面。三针钟悬在四层,一个女敲钟人持锤报时。绿料石间,那月白的划痕竟在绿光底下弥合了。你一直看着我吧,她由心底问道。

时值仲夏。记得朱家大屋门前有座假山,假山上的一棵飞檐伸长四足,牢牢扎进石头缝里。养它的水自荔枝湾来,所以山石之下便有池塘,荷叶,鲤鱼。朱玘从私学落堂,带墨菇上坡屋闺房,到天台来看兔笼。“囚笼,都是瓦雷里送给我的。”朱玘抱起一只。这是她最钟爱的一只,其实也说不出口和那几只有什么不同。狭窄天台住着秀气钟楼一盏,四围空地已叫兔笼占去泰半,墨菇唯有猫在钟楼四条立柱中间。“瓦雷里不是你家庭医生?他还未回国吗?”



女敲钟人

李晓晴

李晓晴,1997年生于广州,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,小说及评论见于《十月》《雨花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特区文学》等刊

她闻声悚然一震。朱玘失笑:没骨气,日光白白,居然打冷战?“听朝再见!”女仔逃走了。朱玘抬起头,果然看见阿姑坐在坡屋瓦顶上。“不准骗我,你讲,是不是又去过大风车?”老婆婆目无中神,看起来就像自言自语:你应该放手,小心同我一样,被正午的湖水擦伤眼睛。

阿姑失明,朱玘便继承了那神奇的幻术:透过风车下的流水,她从湖底的镜子望见未来无数个瓦雷里。镜子从哪里来?是世代朱家女人为留住情人抛的。瓦雷里已年过古稀,阿姑早知朱玘抛错了人,但她病只好忍住。如今病明明已经好转,“我就不放手”。楼下书房传来琴声,门德尔松的《仲夏夜之梦》序曲,要四手联弹的。她抱紧了那活物,跑下天台。

朱玘始终不明白,那幻术怎会失效——“淘气。我当然要回国了,路易·菲利浦被推翻,法兰西局势未定,我还有家人……拉马丁,一个诗人,怎能够涉入政界呢?”瓦雷里沉思着。她无尽委屈,将脸深深埋入老人腰间。兔仔失去束缚,就从琴键跳下来,玉镯碎成一块块。“但你不是教我抓住时间?我正在抓住啊。”朱玘感到恒常冰冷的血液此刻正汩汩上涌。“但是我会死呀。”“兔仔一样



会死呀。”法兰西老人还是推开了她。她有骨气,所以逞强站起身,连兔仔都忘记。朱玘从书房走到前厅,前厅院子才栽了新竹,无路可行。她又忍泪转身,却对上老人目光灼灼。朱玘再也走不动了,倚靠在荷花缸边上,和他沉默对望。

很久,寂静的书房满是指针的巨响。平时只听见琴音,没想到身后这片广钟汇聚在一起,走针声好比瀑布震动。皇上谕旨,“务要是洋做者方可”。但制钟工坊仍自顾自制造,照着西洋版式边学边改。存留在这里的,都是进贡后被挑剩下的。也不算遗弃。朱玘有了办法,或许她知道怎样做才会不留遗憾。走进青云巷前,朱玘同瓦雷里告别。瓦雷里坐在琴边,苍老的脸庞温和地仰视着她,她第一次从他深绿的眼里看见自己。

阿姑是过来人,明白唯有如此朱玘方能死心,就从茶叶箱底取出一把匕首,准确地将匕首刺向手臂的疤痕,“蜈蚣”绽开,裂成一条血线。阿姑说过,女敲钟人的伤疤就是时间。“西时我在天台敲钟后,你从荔枝湾走到大风车,再入榕树林。一直走到天黑透,你都要继续走。在日出的地方用你的印记留下咒语。然后,必须完完整整回来,否则你会消失。明白未?”朱玘点点头。

日将沉时,龙舟水又落起来。朱玘撑伞正要往外走,兄长们一个个身着棕红色烧手褂,从屋外躲入门廊。问是否划船归来,却都摇头,她奇怪,划龙舟的人怎会避雨呢?但钟鸣声传到耳边,朱玘只能迎着人流出发了。

越走夜越深。朱玘不敢想所谓“咒语”是否对另一人不公平,她只要一个不同的结果。雨夜中密林的露水变得 heavier,渐渐浸湿了她的襟衫。看见眼前的灌木丛崭出光亮,她明白就快到了。正紧张地想着,天空瞬间化作白日。她到了。

朱玘先看见一个高挂的熄灭的灯笼,一个太阳,然后是栅栏。里面有人围着一个硕大的弹跳的球四处走跑。篮球,对,这个世纪的一切正向她涌来。树影斑驳,面前一群穿着清凉的男女打闹着行过。墨菇停下脚步:“朱玘?你怎么穿成这样?”人群中一个年轻的混血儿正用瓦雷里的眼朝她微笑。朱玘使力避开那眼神,才感到自己周身都已浸透了,连同脚底那两只绣花鞋。身后是一片洞黑,印记……“墨菇,用手机帮我拍张相吧。”她说。

摇曳的绿光之间,女敲钟人的伤疤时隐时现。十年前,她无缘无故对初识的瓦雷里一往而深,直到后来在他家中发现这张相片,朱玘才明白,是另一人留下了情人的咒语。相片带来无数不属于她的记忆。如今,朱玘已完全是双重的朱玘。但她想,离开瓦雷里与此无关,选择接纳另一个朱玘的记忆,慢慢变成两个人,却与这段无稽的感情有关。

她抱着钟离开了33楼,从圣心大教堂,来到荔湾湖公园。原大风车处已改造成新亭,她就坐在湖边,朝水底望去……你要的结果,我给你了。朱玘将手边那座水法钟抱起来,然后,慢慢将它沉落水中。湖水彻底吞没钟时,她听见咕咚一声,一条红鲤鱼于诸镜之下跳起。她不知为何自己伸出手去抓,片刻间,平静水面被打破,水底的影子尽数消失。她好像忽然失去了视觉,但同时从未看得如此多过。在正午。



变旧的夜晚(外一首)

王近松

大雨过后,小水洼在倒影中恢复夏夜的滂沱声

天边,丁达尔效应如同时光剧场从光影的节制中交出更多修辞

道路旁,白菜、玉米、茴香在雨水中寻找竞争的突破口我们沉睡时,它们完成成长

夜幕降临乌云提前划出昼夜的分界线

我在路边站立飞过天空的鸟,让夜晚更旧

海边一夜

与诗友在海边散步似乎更懂得,修辞反噬着真实感触

从红石滩回来,耳朵变得灵敏它默写着海水的浪涛声

我不擅长写伪命题大桥上,白鹭低空穿过夜晚在云雾中呼吸,反抗我不知道它们的力量来自哪里

从海边回到房间我彻夜未眠不知道,对于大海的认识会不会仅限于涛声

夜晚速写

夜里,树叶失去力量声音变成动词

夜幕下沉,夜的身体里住着许多影子

我在黑暗中打开打火机微弱的火,烧着无边的黑

如果没有月亮,也没有光楼房的轮廓,将消失在夜晚

我应该去捉一只萤火虫它闭眼时,天就该亮了



王近松,回族,2000年生于贵州威宁。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。有文学、摄影作品见于报刊